

颜任光:一位几乎被遗忘的大师

(上接 B11 版)

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厂

1924年至1925年间,颜任光休假出国访问一年,也许颜任光自己也没有意识到,此行将改变他的生命轨迹。郑联达先生讲述,这一年,颜任光博士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参观学习,此时著名物理学家E·卢瑟福正在该实验室从事 γ 粒子轰击氮核实验。那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设备,让颜任光感触良深:中国太缺少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了!没有科学仪器,实验从何谈起,没有科学实验,谈何科学发展和科技进步!

一年之后,颜任光回国。他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的职位,和物理学家丁佐成(又名佐臣)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——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。从此,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、仪表。北大物理系和其他大学,使用的科学仪器都来自上海大华,颜任光和他那一代人以不懈的努力和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,“对发展我国的仪器仪表作出了重大贡献”(《辞海》)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,国内民众曾多次掀起“抵制日货、使用国货”的爱国运动,热爱国货、使用国货的意识深入人心。此时大华公司生产的“大华”牌各类国产电表价廉物美,售后服务又好,被国内许多机电设备制造企业选用,得到国人大力支持,大华产品风靡一时。据颜瑞霞提供的资料,当时国内大型机电设备制造企业大都使用“大华”牌电表,国内一些著名高校如上海交大、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光华大学、岭南大学、沪江大学等,也纷纷采用国货“大华”牌仪表产品来装备实验室。这使“大华”牌仪表一举成为当时国内仪表市场上的名牌产品。在国外市场,“大华”牌仪表产品的覆盖面主要在南洋一带,并且具有一定的信誉和影响力。由于需求量大,在东南亚仪表市场上,“大华”牌电表一度供不应求。而一般民众并不知,“大华”盛名的背后是中国两位杰出的物理学家通力合作的结果。

1932年,中国物理学会在北京成立。已经在上海光华仪器厂担任要职的颜任光被邀请参加这次盛会。在成立大会上,颜任光,一个从海南岛走出去的物理学家,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董事会董事,以后又曾任理事。他与中国那一代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一起,共同为中国的实验物理和科学仪器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。

入主私立海南大学

离开北京大学转入工业界后,颜任光一直心系中国教育,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和精力,在大学里继续他的教育事业。抗战胜利后,他不仅担任私立海南大学校长,还曾任上海光华大学物理系主任、理学院院长和副校长。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,他还一度出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、建设委员会委员、资源委员会委员等职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曾主办桂林无线电器材厂。

1945年8月,抗战胜利。一群海南精英首先在陪都重庆酝酿筹创私立海南大学。此时的颜任光,在上海已经拥有雄厚的家产和富有影响力的学术地位。但家乡还是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。1948年春,经私立海南大学董事会的恳请,颜任光放弃了在上海的优裕条件和蒸蒸日上的“大华”品牌,回到家乡出任私立海南大学校长之职。

回望1947年11月至1950年4月间,在海口椰子园私立海南大学内,聚集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各科杰出人才。校董事会15人,除了张发奎为广东人外,其余皆为海南籍:宋子文、陈策、王俊、韩汉英、黄珍吾、郑介民、颜任光、陈序经、梁大鹏、云竹亭等,均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政界、学界和商界的人物。而在海大的9名博士中,便有8人是海南人,三位正副校长颜任光、范会国和梁大鹏,均为留洋博士,范先生是有影响的数学家,梁大鹏为年轻有为的政治学博士。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颜任光,是当中学术地位最高、资历也最深的一位,那一年颜任光已年届60。

提起当年的颜任光先生,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在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感慨说:“颜任光的卓越成就放在中国,放在世界都毫不逊色,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,颜任光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物理学家之一(据《The China Year Book》1933年)。这位从海南西海岸走出来的杰出物理学家,他的成长经历、他取得的成就以及他爱国爱乡的精神,应该成为鞭策海南人、激发海南人文化自信力的难得的榜样。”

在私立海南大学学生印象中,颜校长个子不高,为人和蔼可亲,他虽然满口纯正的美式英语,但乡音依旧,让人倍感亲切。有着留美背景的颜任光,认识到英文教学的重要性,于是规定一年级开始就实行全英文教育。据已故台湾学者苏云峰(海南三亚人)编著的《私立海南大学》资料透露,当时这一规定曾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,但颜任光和教授们坚持不改,使私立海南大学成为抗战后中国少有的全英文教育的大学,一时令人瞩目。一年之后,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整体提升了,英文教学给他们带来的全新视野和看世界的方



一九八五年,乐罗的亲人在村东北角一块坡地上,为颜任光、颜任明兄弟建造了一座纪念碑。

式,学生们终于感受到颜校长的良苦用心。

私立海南大学在战后的海南,创造了一个奇迹,被当时学界称为“南疆文化中心”,这个称号来之不易,足见当时私立海南大学在全国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要地位,而这一切,都和这所大学所具备的大学精神和师资力量有着密切的关系,作为一校之长的颜任光更是功不可没。他除了管理学校,还亲自上物理课,他的课总是引人入胜的,为了目睹名师风采,还有不少同学赶来旁听,可见他的魅力了。令人赞叹的是,颜任光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初创的海大募集资金,1949年4月,他携夫人黄次松南下榆亚(今三亚)募资,受到各界的欢迎,榆林《和平日报》大幅刊登,颜任光由此在故乡留下他难得的身影。

迟到的追悼会

新中国成立后,颜任光历任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研究室主任、工程师,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局电表制造指导,上海电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,为刚解放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。

然而,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,颜任光和陈序经等一代杰出的大师,由于他们的留美经历和学术背景,遭到折磨和迫害。直到文革结束,颜任光含冤去世11年后,才得到平反昭雪:1979年10月4日的《文汇报》上,有一则消息让海南人颜任光的名字再度引人注目。文中称:原上海电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、上海第四届政协委员颜任光同志追悼会不久前举行……颜任光同志生前因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,于1968年6月16日逝世,终年80岁。送花圈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元、严济慈、政协全国委员钱昌照、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。

“这则短短的消息是在颜任光平反昭雪4个月后才见诸报端的,为此颜家人不知曾奔走多久,伤心几多!”颜瑞霞追忆,追悼会举行之时,居于美国的先生的次子颜瑞麟博士却选择归。此时的瑞麟已经是世界工程学界超基理论的创立者,并已获得这个领域的世界最高奖——罗诺福奖,他同时还获得爱因斯坦奖和爱迪生奖和赫芝奖,是美国科学领域里杰出的华裔科学家之一。而长子颜瑞琪留学加拿大,获博士学位,当时是加拿大参议院议员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闻知父亲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时,瑞琪与弟弟只能在异国他乡遥祝父亲安息!颜氏一家三名博士,在科学上均有建树,这也是一件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情。

在今天乐东九所镇乐罗村南坊的一块坡地上,颜任光的家人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,在先前的衣冠冢旁长眠的是他的胞弟颜任明。颜任明曾获得北京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(当时北大颁发的最高学位),曾任崖县中学校长,备受崖州人士敬仰。在布满荆棘与仙人掌的坡地上,掩埋着颜氏一家两位不同凡响的学子,他们的身后之名,是一个逝去的时代:“博学著中外汗洒科坛兴华夏功垂史册,硕行闻海内血荐轩辕育英才名留人间”——墓碑上写着的对联,算是墓志铭也算是后人对颜任光的评价,实在令人感慨唏嘘。

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大师,就这样在西海岸的坡地上,孤独地守望那一片大海,任由光阴流转,日升月落,他依旧沉默……



颜任光先生的故乡乐罗村。